

野

獲

編

野獲編卷二十六目錄

玩具

名臣通畫學

時玩

瓷器

好事家

假骨董

定武蘭亭

淳化閣帖

晉唐小楷真蹟

小楷墨刻

舊畫款識

春畫

漢玉印

高麗貢紙

新安製墨

端州硯材

雲南雕漆

四川貢扇

摺扇

物帶人號

諧謔

借蟹譏權貴

優人諷時事

謔語

賈實齋憲使

康吳二尙書

術藝

松江謔語

蘇州謔語

嘉興謔語

吳江謔語

無錫謔語

認族謔詩

四喜詩

咏頭二謔詩

王弱生續句

司馬溫公

太函雲杜二謹詩

嗤鄙

嚮壻

衍聖公

私印嗤鄙

顏面

名刺自稱之異

竊舊句

太學不文

王上舍刻木

項四郎

白練裙

非類效仕宦

詩卮

野獲編卷二十六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玩具

名臣通畫學

英雄與聖賢俱非肉眼所能盡前代名臣能臨池者多矣鮮有以畫名者三國時諸葛亮及其子瞻俱善畫已

異矣本朝吳中善書名流如文博士彭王太學寵俱兼

畫學而人少知者然猶曰其時六如衡山諸公傳習所

薰染也若劉文成基之精於山水酷似李營邱岳文肅

正之精於蒲桃幾同溫日觀而王文端直亦工繪事尤

非後生所及知至於陳白沙理學名儒其詩傳世已如
宋廣平之梅花賦乃盤礴之妙與宋元名手幾齊驅信
乎非常之人其餘技尙可了數子也

時玩

玩好之物以古爲貴惟本朝則不然永樂之剔紅宣德
之銅成化之窰其價遂與古敵蓋北宋以雕漆擅名今
已不可多得而三代尊彝法物又日少一日五代迄宋
所謂柴汝官哥定諸窰尤脆薄易損故以近出者當之
始於一二雅人賞識摩挲濫觴於江南好事縉紳波靡
于新安耳食諸大佑曰千日百動輒傾橐相酬真贋不

可復辨以至沈唐之畫上等荆關文祝之書進參蘇米
不知何極

瓷器

本朝瓷器用白地青花間裝五色爲古今之冠如宣審
品最貴近日又貴成審出宣審之上蓋兩朝天縱留意
曲藝宜其精工如此然花樣皆作八吉祥五供養一串
金西番蓮以至鬪雞百鳥人物故事而已至嘉靖審則
又倣宣成二種而稍遜之惟崔公審加貴其值亦第宣
成之十一耳幼時曾於二三豪貴家見隆慶審酒杯茗
盃俱繪男女私褻之狀蓋穆宗好內故以傳奉命造此

種然漢時發塚則鑿甌畫壁俱有之且有及男色者書冊所紀甚具則杯盃正不足怪也以後此竊漸少今絕不復觀矣

好事家

嘉靖末年海內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園亭教歌舞之隙間及古玩如吳中吳文恪之孫溧陽史尙寶之子皆世藏珍秘不假外索延陵則嵇太史應科雲間則朱太史大韶吾郡項太學錫山安太學華戶部輩不吝重貲收購名播江南南都則姚太守汝循胡太史汝嘉亦稱好事若輦下則此風稍遜惟分宜嚴相國父子朱成

公兄弟並以將相當途富貴盈溢旁及雅道於是嚴以
勢劫朱以貨取所蓄幾及天府未幾冰山旣泮金穴亦
空或沒內帑或售豪家轉眼已不守矣今上初年張江
陵當國亦有此嗜但所入之途稍狹而所收精好蓋人
畏其嚴無敢欺之亦不旋踵歸大內散人間時韓太史

世能

在京頗以廉直收之吾郡項氏以高價鉤之間及

王弇州兄弟而吳越間浮慕者皆起而稱大賞鑒矣近

年董太史

其昌

最後起名亦最重人以法眼歸之篋笥

之藏爲時所艷山陰朱太常

敬循

同時以好古知名互

購相軋市賈又交構其間至以考功法中董外遷而東

壁西園遂成戰壘比來則徽人爲政以臨邛程卓之貲
高談宣和博古圖書畫譜鍾家兄弟之僞書米海岳之
假帖澠水燕談之唐琴往往珍爲異寶吳門新都諸市
骨董者如幻人之化黃龍如板橋三娘子之變驢又如
宜君縣夷民改換人肢體面目其稱貴公子大富人者
日飲蒙汗藥而甘之若飴矣

假骨董

骨董自來多贗而吳中尤甚文士皆借以餬口近日前
輩修潔莫如張伯起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伯穀
則全以此作計然策矣一日予過王齋中適坐近一故

做黑几壁掛敗笠指謂予曰此案爲吾吳吳匏菴先生
初就外傳時所據梧此笠則太祖普賜十高僧而吾鄉
姚少師道衍得之畱至今蓋欲以歆予也予笑曰是誠
有之然亦何異洪崖得道上昇油垢幞頭李西平破朱
泚破綻衲襖也王面頰無以應時婁江曹孝廉家一僕
范姓居蘇城亦好骨董曾購一閣立本醉道士圖真絕
筆也王以廉值脅得之索價千金損之亦須數百好事
者日往商評不知范素狡黠已先令吳人張元舉臨摹
一木形模彷彿幾如桓元子之於劉越石酬之十金王
所収者是也真本別得善價售矣元舉眇一目偶爲王

所侮因宣言於外謂若雙目盲於鑒古而誚我偏明耶
此語傳播合城引爲笑端王遂匿不敢出真僞二本予
皆見之董太史元宰初以外轉予告歸至吳門移其書
畫船至虎丘與韓胄君古洲各出所攜相角時正盛夏
惟余與董韓及董所昵一吳姬四人披閱竟日真不減
武庫最後出顏清臣書朱巨川告身一卷方歎詎以爲
神物且云此吾友陳眉公所藏寶異寶也予心不謂然
周視細楷中一行云中書侍郎開播韓指謂子曰此吾
郡開氏鼻祖耶余應曰唐世不聞有姓開自南宋趙開
顯於蜀因以名氏自析爲兩姓况中書侍郎乃執政大

臣何不見之唐書此必盧杞所薦闕播臨摹人不通史冊偶訛筆爲開字耳魯公與盧闕正同時此誤何待言董急應曰子言得之矣然爲眉公所秘愛姑勿廣言亟卷而篋之後聞此卷已入新安富家其開字之曾改與否則不得而知矣頃韓宦滁陽偶談顏卷子深悔當年妄發

定武蘭亭

蘭亭自殉昭陵後人間僅留歐虞褚薛四臨本今虞褚尚有墨蹟爲好事家所藏以予所見聲價俱重然斷以爲二公真手筆則終未敢定也楔帖石刻以定武爲正

嫡子孫石晉時爲虜騎將去帝昶歸日棄置中途今所傳宋榻本皆屬之定武然其價已不貲頃乙酉丙戌間北雍治地掘得一石其行款肥瘦與定武畧同說者遂以爲真廣運時所棄卽未必然固亦佳刻是時吳中韓敬堂宗伯爲祭酒榻得數百本以貽朋友今石以敲摹年久漸就剝蝕并韓初帖已不可得矣今日褚摹曰玉枕曰寶晉齋曰神龍臨本紛紛翻刻幾數十種又出桑世昌蘭亭考之外不可勝紀然質之定武則遠矣

淳化閣帖

宋世御府刻帖以淳化閣爲祖而以大觀之太清樓南

北之淳熙秘閣次之太清樓在當時已燬最爲難得惟
淳化所傳最廣曰汝曰絳曰潭曰舊泉州曰上下賀莊
皆其苗裔雖曰高帝子孫不過畧存隆準已耳淳化宋
榻近世惟吾邑項氏所藏爲當時初本其價至千金子
曾寓目卽未必宋初要在汝絳以上今上初年弇州伯
仲方購宋榻不惜重價有吳人盧姓者取泉州之最佳
本重刻之而稍更其波畫用極薄舊紙蟬翼榻之裝以
法錦僞印朱忠僖家收藏印以啖次公敬美初閱之喜
甚不能決質之周公瑕擊節贊歎以爲有目所僅見周
故忠僖家客竟不能辨其贋也次公以三百金得之其

後盧生與同事者爭阿堵事露次公與公瑕俱赧甚不復出以示人然盧初費亦將百金淳熙秘閣及續帖近亦翻刻

晉唐小楷真蹟

晉唐墨蹟近世已不多見至於小楷尤爲寥寥予幸生江南幼時卽從好事大家遍觀古蹟如嘉興項氏所收最夥而摹本居其大半今項太學

希憲

家柳公權度人

經極真極佳在小楷中可當壓卷往年曾爲先太史購得其值尙廉今輾轉數姓所酬已數十倍矣新安汪太學宗淳家褚登善西昇經可與度人經伯仲杭州高瑞

南家有鍾紹京靈飛六甲經亦奇後歸徐司理茂吳近
聞爲徽人厚募募去直是許高陽女賣嫁蠻酋不止昭
君和戎已也若晉人書尤爲希世之寶韓宗伯

敬堂

所

藏曹娥碑爲右軍真蹟絹素稍黯字亦慘淡細視良久
則筆意透出絹外神彩奕然乃知古云入木三分不虛
也今入隼江王文肅家矣又黃庭內景亦韓物長君寶
護不輕示人其絹如新脫機其筆如新漬瀋而軒翥飛
舞非復食烟火人所辦趙子昂斷以爲楊許之筆并非
右軍換鶩書可及此言可稱賞音以上皆晉賢小楷真
蹟古所稱墨王墨寶此乃足當之其他稱元常稱逸少

子敬者今新安大估多有之不足供噴飯也○內景經題署有宋徽宗手書晉王羲之黃庭經七字而無二蔡諸人跋語予意或是金章宗題筆章宗酷嗜徽宗瘦金體臨摹逼肖其鑒賞亦有出藍之譽今人但知有宣和御筆耳

小楷墨刻

墨刻自閣帖後轉盛至本朝則種類愈繁幾不勝收如文氏停雲館最著說者終謂俱出待詔父子伎倆不甚逼真而小楷爲尤甚是亦有說唐刻推李北海然皆自寫自刻所稱工人伏靈芝黃仙鶴蘇長生俱詭名也又

俱一二寸大字無一小楷故無不如意若顏之麻姑壇
右軍之曹娥碑卽真宋刻而神彩皆索然今小楷之佳
無如黃庭經然開軟熟宗門斷非換鶩古蹟亦斷非南
唐昇元舊本也近日新安大估吳江村名廷者刻餘清
堂帖人極稱之乃其友楊不器手筆稍得古人遺意然
小楷亦絕少董元宰刻戲鴻堂帖今日盛行但急於告
成不甚精工若以真蹟對校不啻河漢其中小楷有醜
宗伯家黃庭內景數行近來宇內法書當推此爲第一
而戲鴻所刻幾并形似失之予後晤韓胄君詰其故韓
曰董來借摹予懼其不歸也信手對臨百餘字以應之

并未曾雙鉤及過朱不意其遽入石也因相與撫掌不
已此外刻帖紛紛俱不足置齒頰矣

舊畫款識

古名畫不重款識然今人耳食者多未免以無款貶價
予頃在京買城市中同老骨董徐季恆步閱見一破碎
手卷紙質堅瑩似高麗舊牋純畫人物長幾及尺女郎
十餘曹皆倚醉偃仰老嫗旁掖之或背負以趨予急買
得歸寓徐怪詰所以予曰昔聞立本作醉僧圖後因有
醉道士醉學究圖此必醉仕女也衣褶簡逸筆法生動
有吳帶當風遺意是馬和之筆無疑徐大喜正窘迫從

予哀乞因以貽之售於朱戶部未陵得重價又一友世
裔而爲骨董大估一日攜一大掛幅來重樓複殿爇泉
映帶中有美嬪袒露半身而羣女擁持之苦無題識問
予當作何名予曰此楊妃華清賜浴圖可竟署李思訓
此友亦喜甚聊城朱蓼水太史一見歎賞以百金買去
其元值一金耳○金陵胡秋宇太史家舊藏江干雪意
卷雖無款識然非宋畫苑及南渡李劉馬夏輩所辦也
馮開之爲祭酒以賤值得之董元宰太史一見驚歎定
以爲王右丞得意筆謂必非五代人所能望見李營邱
以下所不論也作跋幾千言讚譽不容口以此著名東

南祭酒身後其長君以售徽州富人吳心宇評價八百金吳喜慰過望置酒高會者匝月今真蹟仍在馮長君益初謫時覓得舊絹倩嘉禾朱生號肖海者臨摹逼真又割董跋裝褫於後以欺之耳今之賞鑒與收藏兩家大抵如此

春畫

春畫之起當始於漢廣川王畫男女交接狀於屋召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及齊後廢帝於潘妃諸閣壁圖男女私褻之狀至隋煬帝烏銅屏白畫與宮人戲影俱入其中唐高宗鏡殿成劉仁軌驚下殿謂一時乃有數天

至武后時則用以宣淫楊鐵厓詩云鏡殿青春秘戲
多玉肌相照影相摹六郎酣戰明空笑隊隊鴛鴦浴錦
波而秘戲之能事畢矣後之畫者大抵不出漢廣川齊
東昏之模範惟古墓磚石畫此等狀間有及男色者差
可異耳予見內庭有歡喜佛云自外國進者又有云故
元所遺者兩佛各瓔珞嚴粧互相抱持兩根湊合有機
可動凡見數處大瑞云每帝王大婚時必先導入此殿
禮拜畢令撫揣隱處默會交接之法然後行合卺蓋慮
睿稟之純樸也今外間市骨董人亦間有之製作精巧
非中土所辦價亦不貲但比內廷殊小耳京師勅建諸

寺亦有自內賜出此佛者僧多不肯輕示人此外有琢玉者多舊製有繡織者新舊俱有之閩人以象牙雕成紅潤如生幾遍天下總不如畫之奇淫變幻也工此技者前有唐伯虎後有仇實甫今僞作紛紛然雅俗甚易辨倭畫更精又與唐仇不同畫扇尤佳余曾得一簞面上寫兩人野合有奮白刃馳往又一挽臂阻之者情狀如生旋失去矣

漢玉印

自顧氏印藪出而漢印哀聚無遺後學始盡識古人手腕之奇妙然而文壽承博士以此技冠本朝固在印藪

前數十年也近日則何雪漁所刻聲價幾與文等似得
印數力居多然實不逮文正如蘇長公謂章子厚日臨
蘭亭乃從門入者耳印藪中所列及顧氏續收玉章多
至八百方大半皆出兩漢後爲吾里項墨林所得余皆
得寓目茗華琬琰不足比擬至今思之夢寐中猶爲色
飛聞今亦漸散佚蓋漸爲徽州富人以高價購去客云
此邯鄲才人嫁爲廝養卒婦也然廝養自是奇男子昔
許允拜鎮北將軍而印墮廁中印之榮辱亦何常哉

高麗貢紙

今中外所用紙推高麗貢牋第一厚逾五銖錢白如截

肪切玉每番揭之爲兩俱可供用以此又名鏡面牋毫
穎所至鋒不留行真可貴尙獨稍不宜於畫而董元宰
酷愛之蓋用黃子久潑墨居多不甚渲染故也其表文
咨文俱鹵悍之甚不足供墨池下陳矣宣德紙近年始
從內府溢出亦非書畫所需正如宜和龍牋金粟藏經
紙俱可飾裝褱耳此外則涇縣紙粘之齋壁閱歲亦堪
入用以灰氣且盡不復沁墨往時吳中文沈諸公又喜
用裱稍家複稍故紙作畫亦以灰盡發墨而不顧紙理
之粗終非垂世物也因思南唐一隅尙能作澄心堂紙
妙冠古今乃全盛聖朝不遑與側釐結一勝緣耶近日

利西泰攜其國書籍來質理堅瑩云是敝布所作亦奇
新安製墨

宋徽宗以蘇合油洩烟爲墨後金章宗購之黃金一斤
才得一兩可謂好事極矣近代惟新安羅龍文所作價
踰拱璧卽一兩博馬蹏一斤亦未必得真者蓋墨之能
事畢矣新安人例工製墨方於魯名最著汪太函司馬
與之連姻獎飾稍過名振宇內所刻墨譜窮極工巧而
同里程君房幾超而上之兩人質首深仇程墨曾介內
臣進之今上方愈妬恨程以不良死則方力也程亦刻
墨苑關奇角異似又勝方真墨妖亦墨兵矣孫司禮隆

在江南所造清謹堂頗精以出內臣手不爲銀泐所貴
然入用自佳今徽人家傳戶習凡程鄭素封競造墨餽
遺爲朱提紫磨伴侶諸貴人輕之滕置高閣間以給佐
掾輿僮急需文房雅道掃地盡矣

端州硯材

端州爲今肇慶府古硯材所出然惟下巖子石爲第一
品自宋徽宗窮全盛物力採貢以進除內府所藏自親
王大璫及兩府侍從以下俱得沾賜嗣後沙壅水深不
復可施工此硯遂爲絕世奇寶靖康南渡士大夫各攜
以過江及德祐隨駕又攜至閩中至莆田舟覆人研俱

沒盡爲彼中土人所得正嘉中士紳始知貴重流入吳
中爭購之閩人因僞造以欺肉眼今宋端硯滿天下皆
莆中贗物也真下巖旣不可得乃及中巖今中巖亦盡
而上巖之新坑始以充四方所需剏滑拒墨幾同頑石
耳食者所積藏無一堪用頃己亥歲粵東珠池內臣李
鳳始命蛋人以餘技試之下巖皮囊絞水窮日夜久之
始見則皆如玉璞臙裏絡包中含奇質斲之纔得硯材
豐膩細潤有目所未覩始知古所稱子石非紫石也所
得凡百枚水復大至蛋人幾溺旋泅以出而下巖又復
閉矣慈師分得數十隻歸以餉所厚宰官今東南復見

下嚴如還宣和舊觀皆慙師力也

雲南雕漆

今雕漆什物最重宋剔其次則本朝永樂宣德間所謂果園廠者其價幾與宋埒間有漆光黯而刻文拙者衆口賤之謂爲舊雲南其值不過十之一二耳一日偶與諸骨董家談及剔紅香盒俱津津執是說辨難蜂起予曰總之皆雲南也唐之中世大理國破成都盡擄百工以去由是雲南漆織諸技甲於天下唐末復通中國至南漢劉氏與通婚姻始漸得滇物元時下大理選其工匠最高者入禁中至我國初收爲郡縣滇工布滿內府

今御用監供用庫諸役皆其子孫也其後漸以消滅嘉靖間又勅雲南揀選送京應用若得舊雲南又加果園廠數倍矣諸骨董默不能對○近又珍玉帽頂其大有至三寸高有至四寸者價比三十年前加十倍以其可作鼎彝蓋上嵌飾也問之皆曰此宋製又有云宋人尙未辦此必唐物也竟不曉此乃故元時物元時除朝會後王公貴人俱戴大帽視其頂之花樣爲等威嘗見有九龍而一龍正面者則元主所自御也當時俱西域國手所作至貴者值數千金本朝還我華裝此物斥不用無奈爲估客所昂一時競珍之且不知典故動云宋物

其耳食者從而和之亦可哂矣又近日一友亦名家子
爲骨董巨擘曾畜一宋刻新唐書索價甚高云此真宋
初刻板也坐客皆諛之以爲然予適同集繙一紙視之
偶見誠字缺一筆予曰此南宋將亡時板也此友起而
辨之予曰誠字爲理宗舊名若此史刻於初盛時何以
預知二百年後御名而減筆諱之也雖無以應予而意
色甚惡今之醫古者大抵然矣

四川貢扇

聚骨扇自吳製之外惟川扇稱佳其精雅則宜士人其
華燦則宜艷女至於正龍側龍百龍百鹿百鳥之屬尤

宮掖所尙溢出人間尤貴重可寶今四川布政司所貢
初額一萬一千五百四十柄至嘉靖三十年加造備用
二千一百蓋賞賜所需四十三年又加造小式細巧八
百則以供新幸諸貴嬪用者至今循以爲例按蜀貢初
無扇柄先朝有鎮守內臣偶一進獻遂設爲定額責之
藩司亦猶蔡端明之小龍團爲宋厲階况此舉出寺人
輩無足怪者又蜀王所貢聞又精工其數亦以千計上
優詔答賜銀三百兩大紅綵衣三襲歲以爲常凡午節
例賜臣下扇各部大臣及講筵詞臣例拜蜀扇若他官
所得僅竹扇之下者耳

摺扇

今聚骨扇一名折疊扇一名聚頭扇京師人謂之撒扇
聞自永樂間外國入貢始有之今日本國所用烏木柄
泥金面者頗精麗亦本朝始通中華此其貢物中之一
也然東坡又云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止兩指
許卽今朝鮮所貢不及日本遠甚且價較倭扇亦十之
一蓋自宋已入中國然宋人畫仕女止有團扇而無摺
扇團扇製極雅宜閨閣用之予少時見金陵曲中諸妓
每出尙以二團扇令侍兒擁於前今不復有矣宮中所
用又有以紙絹疊成摺扇張之如滿月下有短柄居扇

之半有機斂之用壯筭管定濶僅寸許長尺餘宮娃及
內臣以囊盛而佩之意東坡所見者此耳今吳中摺扇
凡紫檀象牙烏木者俱目爲俗製惟以棕竹毛竹爲之
者稱懷袖雅物其面重金亦不足貴惟骨爲時所尙往
時名手有馬勛馬福劉永暉之屬其值數銖近年則有
沈少樓柳玉臺價遂至一金而蔣蘇臺同時尤稱絕技
一柄至直三四金治兒爭購如大骨董然亦扇妖也

物帶人號

古來用物至今猶繫其人者如韓熙載作輕紗帽號韓
君輕格羅隱減樣方平帽今皆不傳其流傳後世者無

如蘇子瞻秦會之二人爲著如胡床之有靠背者名東坡椅肉之大蔽不割者名東坡肉幘之四面墊角者名東坡巾椅之栴櫨聯前者名太師椅窗之中密而上下疎者名太師櫺皆至今用之稱之近日友人陳眉公作花布花纈綾被及餅餌胡床洩器等物亦以其字冠之蓋亦時尙使然若唐天復間之軍容頭南唐之天水碧宋崇寧之蔡家勅則近於妖讖矣又有直呼其人以當物者如古醋浸曹公湯燐右軍之類甚多正可供捧腹耳○今通用者又有陳子衣陽明巾此固名儒法服無論矣若細縫袴褶自是虜人上馬之衣何故士紳用之

以爲莊服也

諧謔

借蟹譏權貴

宋朱勔橫於吳中時有士人咏蟹譏之中聯云水清詎免雙螯黑秋老難逃一背紅蓋勔少曾犯法鞭背黥而故以此嘲至嘉靖朝張桂用事恣肆有人于御前放郭索橫行背有朱字世宗取閱乃漆書璵萼姓名此大璫輩所爲也其後分宜擅權枉殺貴溪京師人惡之爲語曰可恨嚴介溪作事忒心欺常將冷眼觀螃蟹看你橫行得幾時一蟹之微古今皆借以喻權貴然亦一蟹不

如一蟹矣○咏嚴後二句或又云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語亦確

優人諷時事

嘉靖初年議大禮議孔廟議分郊制作紛紛時郭武定家優人于一貴戚家打院本作一青衿告饑于闕里宣尼拒之曰近日我所享籩豆尙被減削何暇爲汝口食謀汝須訴之本朝祖宗乃入太廟先謁敬皇帝曰朕已改考爲伯烝嘗失所况汝窮措大受餒固其宜也盍控之上蒼庶有感格儒生又叩通明殿而陳詞天帝曰我老夫婦二人尙遭此僑饗殮先後不獲共歆下方寒峻

且休矣蓋皆舉時事嘲弄也一座皆驚散武定故助議
禮者聞之大怒且懼召禍痛治其優有死者

謔語

武儒衡譏元微之入省至因食瓜指青蠅曰適從何來
遽集于此此等謔語足成傷心之怨又如寇平仲之笑
丁謂云參政亦爲長官拂鬚亦成隙相擠口語之仇垂
戒萬世而我朝館閣諸公却有俊語如長沙李文正庭
前花早發閣下李先生之對及出題東面而征西夷怨
又如詞林九年策問足稱雅謔至嘉靖間分宜當國而
高新鄭爲史官候於私宅時江西鄉衮求謁者旅集及

分宜延客入皆鞠躬屏氣高因大笑分宜問故高對云
適見君出而諸君肅謁憶得韓昌黎鬪雞行二句云大
雞昂然來小雞悚而待嚴聞之亦爲破顏蓋俗號江右
人爲臘雞頭也又新鄭與江陵初年相契如兄弟偶聯
鑣出朝而朝暾初上高戲出一儷語云曉日斜熏學士
頭張應聲曰秋風正貫先生耳兩人拊掌幾墜馬蓋楚
人例稱乾魚頭中州人例稱偷驢賊俗語有西風貫驢
耳也而說者又云是傳瀚焦芳相謔舊語豈張高又祖
之耶此三公者皆非經常宰相而當時矢口相謔不以
爲忤且科第相去甚懸在今日則前後輩迴分詞林後

羣屏氣磬折不敢出一語而胸中所懷各以刀鋌相向
安得復見此風哉○此外更有惡謔如予所聞嘉靖甲
寅乙卯間胡少保宗憲以江南制府禦倭值浙直巡鹽
御史周如斗行部與宴于舟中二人素相狎適侍者誤
傾酒壺周謔云瓶倒壺撒尿而篙工偶捩舵胡應聲曰
舵響舟放屁各以姓相嘲然而俚矣又同時一內璫銜
命入浙與司北關南戶曹司南關北工曹二郎吏會飲
璫有意侮搢紳乘酒酣出對云南管北關北管南關一
過手再過手受盡四方八面商賈賈辛苦東西此璫
故卑微曾司內閣工部君相識者卽云子誚我兩人我

當奉報然勿嗔乃可遠應曰前掌後門後掌前門千磕頭萬磕頭叫了幾聲萬歲爺爺娘娘站立左右瑞怒憤攘臂至于痛哭欲自裁賴二司力勸而止此等酬對甚于罵詈言之徒嘔噦耳

賈實齋憲使

邑中先輩賈憲使實齋名儒里居與趙甬江文華少保前後門相通一日過趙時正以督師徵餉廩至其鎬皆銅束桶中羅列庭下未及屏藏賈僞不知問此中何物曰各處解到火藥也賈曰逼歲欲造火樹正需此願轉乞少許遂攜二桶歸趙不能爭乾笑而已其生平權譎

多類此一日雪後寒甚披貂裘立門前有一鄰舍少年
號倪麻子者頗少慧好侮人賈見其著屐呼前曰我有
一對汝能屬句否因出曰釘靴踏地泥麻子倪曰對則
能之但不敢耳賈云吾不罪汝卽對曰皮襖披身假畜
生賈面發赤咄嗟詆詈而入市人皆大笑

康吳二尙書

邑中吳默泉

鵬

太宰罷歸值甲子歲倭破閩之興化府

其鄉紳康礪峯

太和

大司空避地來吾鄉故與吳厚因

借其別宅以居寓公已數年偶值度歲迎春兩公垂箔
同觀故事大家例邀春住命優侑酒優人爲儷語云吳

畢和編
卷二十一
三
翁擎天碧玉柱康翁梁海紫金梁語未畢一青衿從旁
云柱耶梁耶斲材時須防截去梁柱頭二公大不懌罷
酒而入是年康以讖惡歸里未幾二公俱不起

術藝

嘉靖季年政以賂成人貨嚴氏者卽擢美官人告訐則
賞異端封拜而大臣倖進峻加者一失上意立見誅滅
時人嘲之云近日星士出京逢舊知問以何故南歸云
我術不驗無計覓食耳向日官印相生者方貴今則財
旺生官矣向日正官正印方貴今則偏官偏印俱處要
地矣向日身居祿命者方貴今則煞重身輕得爲大官

卽死不顧矣以此棄其舊雖寓言亦善諱近年科道寥
寥數人各爲上騰計建白殊渺又有作裁縫問答者一
言官擢人呼製袍服反詢之云汝主爲新進衙耶抑居
位有年耶或將滿九年候陞者耶呼者駭曰汝但往役
何用如許絮聒裁縫曰不然若初進者足高氣揚凌轢
前輩其胸必挺而高袍須前長後短旣據要途已久熟
諳世故驕氣漸平將返故我則前後如恒式倘及三考
則京堂在望惟恐後生搜抉疵穢過其大用日惟俯首
鞠躬連揖深拱又當前短後長方得稱體此等語太尖
刻然于世情則酷肖矣又往時京師有諺云患奇疾者

百藥不效最後遇一名醫云須得五更不語唾塗之乃問何處可得醫云但遇早朝於掖門候科道官入朝拜求可也亦此意

松江謔語

嘉靖末楚中耿天臺

定向

爲南直提學御史初蒞任未

臨事卽遣牌往松江云欲觀海時徐文貞爲首相耿其講學至交實借此往拜其先祠也雲間士子爲之語曰名雖觀海實則望湖耿學使初無定向以文貞舊號少湖也久而未有對適河南劉自強爲應天尹以戶曹隸不遜奮拳毆之劉多力至折隸齒幾死乃對曰京卿懷

臂衙役落牙劉府主果能自強同時松江有郡丞潘大
泉名仲驂以高才從翰林謫外傲睨侮人華亭尹倪光
薦者謙和下士松江士人又爲之對曰松江同知忒肆
虐得重參華亭知縣清廉允宜光薦各取姓名同音也
其巧如此此二事俱在雲間當時以爲浮薄至近日吳
越間地方長吏稍不如意輒以惡語謔之不可勝紀矣
○嘉靖間有御史巡松江郡守故人留之飲案有鱸魚
因戲出對曰鱸魚四腮一尾獨占松江守云螃蟹八足
二螯橫行天下御史知其諷已亦爲一噓豈入其地即
染其風耶

蘇州謔語

吳郡人口吻尤儇薄歌謠對偶不絕于時如丙戌年劉中允臧卒于京劉居鄉無脩潔名乃子號花面者尤橫恣值其家延僧誦經先有夜粘對於門云陰府中羅刹夜叉个个都愁兇鬼到陽臺上善男信女人人盡賀惡人亡比日高過者大笑始抹去此類甚多二十年來又工爲四書集句作時文以譏官長如丁酉年長洲令江盈科以徵糧誤搜一廩生馮姓者其文承題云夫士也君子人也左右手齊之以刑烏在其爲民父母也又辛丑年蘇守周一梧別號懷白居官有議其守者又剛峻

待青衿不加禮其文承題云蓋白之于白也不爲不多
矣懷其寶而迷其邦先生之號則不可又今長洲令關
善政初至卽有一破云善政得民財今之爲關也俱奇
巧令人絕倒大抵嘲守令居多而間及卿士大夫云

嘉興諺語

嘉靖間吾郡城搢紳有遭大禍及窮窘挫辱者里中士
人爲口號誚之反古語以示意曰書中自有千鍾粟湯
通判家中啜薄粥湯以明經官歸而酷貧也書中自
有黃金屋趙主事被和尙打得哭趙甬江少保時尙爲
郎以佔寺基爲髡輩所毆也書中有女顏如玉陳進士

被徐秀刖了足陳第後請假歸淫于徐婦潛與謀殺其夫爲所覺見戕其時先斷一脛也書中車馬多如簇錢舉人獨身走躑躅錢居貧不克具輿馬又蹇步不良於行也此先大父爲予言其名則不盡紀矣

吳江謔語

己丑歲六月三吳大旱吳江令趙瑞明名夢麟者命主簿入鄉勘荒簿至村落投宿於車溪寺中寺久名饒裕因主之僧中一少年號傳衣者見門役而悅誘與爲歡約以丙夜門役憎其空手來黽故給曰我榻設在房之南牖汝漏下見就可也不知此役已先說簿後宿雖遂

而濕我當移彼中公老人可臥南牖以納涼爽簿喜從
之比夜飲潦倒就枕更深後傳衣者洪醉入室迫牀撫
流乘銳深擣簿秦人老歲薦也夢中受創疾呼其聲四
徹此僧狂走去諸閣黎皆驚起簿大怒謂何物鐵錐刺
我腸執爨羣髡將訴之令公毀寺治罪髡震懼乞哀盡
出所蓄不滿數則以粟足之簿滿載歸縣則趙令已先
知迎笑曰三長官暮年能以後庭博多金可賀也簿不
禁羞慙叩首而已吳江人作對曰老主簿巧獻屯田荒
歲貢糧加倍入癡和尚誤鑽庫穴祖傳衣鉢盡情拋蓋
以屯爲臀以庫爲褲也繼趙令者爲祝鄰初名似華初

到以風力自命時南溥董氏有用數萬在吳江祝立意苦之未幾以暮夜得解又爲一詩曰吳江勁挺一莖竹纔逢春雨便葉綠青枝一夜透千梢登時改節彎彎曲竹謂祝姓董禮部號青芝用事沈醫生號春宇葉六則心腹書辨也又吳俗呼現錢爲梢故謔語云然此辛卯年事皆其邑中遊冶來述之

無錫謔語

今上乙酉科錫山周蓮峯以南書領解南畿比抵家偶衷朱衣拜客其邑中下第少年浮薄者惡語誚之曰周繼昌汝何故穿紅衣裳要學華鴻山無他的門牆要學

尤回溪無他的後場要學吳震華無他的貲囊要學顧
涇陽無他的文章汝何故穿紅衣裳一時傳誦之以上
諸公皆無錫發解前輩華學士名察世登甲榜尤吏部
名瑛策論表成帙爲時所式吳給事名汝倫富冠一邑
顧吏部名憲成以時藝噪海內又皆起家壁經故同里
合舉以誦之

認族謔詩

吳中有吳姓爲讓王之裔然貧落不能支又一吳其起
家甚微而其姊歸申相公因得官鴻臚驟爲富人浮慕
讓王與通譜牒舊吳反事之爲尊行過從甚暱時相公

塔李爲谿鴻者作詩嘲之云太伯之吳非此吳聖賢不
認認傭奴只因太伯年深遠要認當朝申姊夫李之配
卽吳夫人所出也詩語雖尖似近于薄李登鄉榜曾爲
高儀部論列覆試登乙未進士爲令與稅璫忤廢于家

四喜詩

向來有四喜詩日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
夜金榜掛名時成宏間人曾以宋公序子京兄弟事實
之演爲傳奇後因戊辰科有廣文登第者山陰王對南
相國每一句上加二字曰十年曰萬里曰和尚曰教官
以謔之已堪捧腹至今上壬辰科翁青陽太史以浙中

教職掄大魁館中又於七字之下增曰甘雨又帶珠故
知爲所歡和尚乃選駙馬教官乃得狀元一時傳笑以
爲無加矣近復有覆試被斥者改四喜爲四悲曰雨中
冰雹損稼故知是索債人花燭娶得石女金榜以覆試
除名蓋俱重在末句其他則借以翻案問者亦爲之捧
腹

咏頭二諺詩

頃丙午順天鄉試第四名鄭汝鑛者浙江之紹興人也
與同里人順天書辦俞姓者作奸割人佳卷以致高掇
事發同俞姓枷示禮部前三月其里中善諺者作詩咏

之云科場今歲巧多般頭向松皮木裏鑽晝渡那愁江
沒底夜行何怕井無闌霏微細雨衣難濕料峭輕風頸
不寒只怕蟄蟲咸俯日出頭容易縮頭難一時傳頌固
已解頤近偶舉以示范學使長白渠云正有一詩堪以
作對吾乙未同年中有失貂皮煖耳者時嚴冬忍凍悲
甚同榜一友改崔顥黃鶴樓詩嘲之云賊人已偷帽套
去此地空餘帽套頭帽套一去不復返此頭千載光油
油寒眸歷歷悲燕市短鬢淒淒類楚囚九十春光何日
至胸包權戴使人愁真與前詩並堪噴飯

王弱生續句

大端孫隆在江南織造時修葺西湖諸古蹟一時誦其
功有人題句於湖心亭壁云東瀛孫別號本是古東坡興
復吾杭勝事多止二句耳崑山王弱生比部志堅時尙
諸生過見續寫其後曰何來諂子盡情呵其奈東瀛沒
胥何未數日已有堊沒之矣

司馬溫公

余兒時在京師與同儕嬉遊北中小兒每見出塾緩步
詳視者必譁指曰可來看假司馬溫公子壯而再至則
此語漸稀今已絕不聞此蓋日久而言湮耳因思宋人
誚人儼狡者必曰好個司馬家而徽宗與王黼爲微行

踰牆出令黼以肩承其足訶之日聳上來司馬光黼應曰伸下來神宗皇帝可見道君是非本明其紹述亦爲時勢所劫耳至若京師所云假司馬者蓋自金元以來相傳如此又不止遼人中國相司馬之語矣

太函雲杜二謔詩

汪伯玉司馬鄉人方于魯故以造墨知名亦頗學詩一日御新裁袍謁司馬時已及暮春方矜莊就坐汪口占謔之云愛着蘭州跣達裁便教星夜趕裁縫寒回死守桃花雪煖至生憎柳絮風盡日矇眊擣細甲有時抖擻挺高胸尋常一樣方于魯纔著毛衫便不同方面赤急

遁又李木寧右丞流寓南都曲水中妓朱福有時名而齒已長至新安訪舊託云禮白嶽爲所歡之婦率羣婢痛毆逃歸李亦立成謔之云獨步平康數十春徽州何必強尋人多應白嶽尊神厭惹得黃山老嫗嗔背上揮來拳似鐵鬢邊擣去髮如銀出門好訕連連叫羞殺當年馬守真馬四娘所改名秦淮盡傳爲笑端前詩則乃弟仲嘉所述後詩則予在南中目睹者朱福亦蘊藉不俗與友人鍾伯敬最厚因得熟識之汪李二公雄文擅一世其七言律詩均以嚴整爲宗獨二什流麗可喜

嗤鄙

鬻壻

榜下鬻壻古已有之至元時貴戚家遂以成俗故有琵琶記牛丞相招壻事亦譏當時風尚也至國朝則少見如程篁墩學士之壻于李文達則未第時事而識者猶議之嘉靖中翰林編修趙祖鵬者號太沖浙之東陽人居京師有女嫁緹帥陸武惠兩爲繼室倚陸聲勢張甚富貴擅一時然爲士林所不齒趙幼女甫笄才而豔值己未春榜後狀元丁文恪士美喪偶趙欲以女字之丁堅拒不從趙大不堪適會元蔡茂春室人亦亡慕趙光醖託媒爲道地趙喜甚蔡遂委禽爲贅壻一時清議沸

然咸重丁而薄蔡未幾陸武惠歿趙以大計外遷尋被
訐下獄論死赦出家頓落蔡亦從郎署外謫屢躋宦途
僅得至歸德知府又中計典罷歸不振而死蓋始終坐
贅趙一事也趙氏以盛年嫠居貧悴困苦聞今尙存子
人都市過其門見有一貞婦扁在委巷中諦視之則趙
氏居也

衍聖公

衍聖公例朝闕下然來必有期事畢卽行今公不知何
故久居賜第數年不歸或云父子不咸恐有分羹之禍
以此避地未知信否但其舉動乖錯似得心疾有持物

欲售者過其門必強納之索價卽痛毆人皆迂道以行
尙可託云其與僮生事也乃至出票拘集教坊妓女侍
觴則全是勲戚舉動又非禮虐之其持票者至曲中必
云聖人孔爺叫唱諸妓遊匿或重賂之得免夫聖人可
施之叫唱耶嗣公本文官正二品而與前二棍乃用武
職棕竹細長者爲前驅時貴溪張真人名國祥亦入覲
其導輿者反用文大臣藤棍真可謂冠履倒置○故事
聖公每歲聖誕必入賀且隨班常朝今上七年上以張
真人常朝爲非命此後不必再入并云孔聖公以賓禮
相待亦止其隨班至九年八月上又命衍聖公每三年

觀期始入賀繼又下旨聖公孔尙忠凡大禮奏樂及有
事於廟俱于廟戶內撥用其女樂二十六戶通行裁革
蓋以凌虐庶母爲其所訐故上稍抑之今久居京師者
卽其人○予過兗州路遇復聖世官五經博士者旗幟
前導有斧戟之屬繼以令旗二面轎後家丁十數人腰
弓跨馬以從見之令人駭恨欲泣不止可笑而已

私印嗤鄙

英宗朝錦衣帥門達之塾師名桂廷珪者刻一牙印曰
錦衣西席又洗馬江朝宗之壻曰甘崇者刻印曰翰林
東牀當時以爲笑柄近日松江徐文貞長孫元春爲太

常卿署印章曰京朝三世肩輿已堪齒冷又吳江給事
李能門名周策者其長君私刻記曰禮科都諫長公子
印又吾鄉一庠士其祖曾守郡亦刻一印曰二千石孫
一太學生曰天子門生此皆俚下廝品徒堪嘔噉又見
吳中一少年私記曰江南第一風流才子蓋襲唐伯虎
舊印殊不自揆秦淮一妓女曰同平章風月事見之扇
牘此烟粉何足責若高明巨公如夏桂州贈王履約中
丞手書詩用上柱國章考其歲月正削秩里居尙未復
職何以侈及前銜乃爾宜爲分宜所讒人臣無上以致
奇禍也近年汪南溟作文其印則衮繡行邊汪曾以少

司馬閱視薊遼然往事何足道時正家食圖起家竟終
林下彼其不朽皆有在而以腐鼠置口吻不足滿有道
一笑惟楊文襄遠庵臨歿以閤住歸竟不署故官半字
但書耆德忠正楊公之柩于銘旌蓋世宗初賜銀記乃
此四字其家用楊治命也此最爲得之人之識見相遠
如此

顏面

往年在西湖適曹遵生以南大理請假游武林偶談及
抗疏諸公曹云我生平最憎徽人黃黃石每見便作忠
臣面孔相向予不以爲然一日相遇于李本寧憲長衙

齋子素不識其人一見卽思曹語不覺掩口匿笑又在邸中黃貞甫攜盒相訪遠遊同在坐方飲次袁小修來談甫洽而袁托故亟去予送之門謂之曰貞甫爲兄故人何以匆匆乃爾袁曰我非不欲留但我怕聲公其滿臉皆詞賦也余亦撫掌無以應

名刺自稱之異

弇州觚不觚錄載名刺有未面門生等項謂堪嘔噓因憶嘉靖末年有一御史徐如圭外謫入都投西臺舊僚稱道末生人共嗤之已去牙班安得尙云末因改爲道棄生又一禮部郎白若圭婿湖國公郭勛其刺稱渺渺

小學生京師爲之語曰道末道棄渺渺小學一樣兩圭
徐如白若

竊舊句

河分岡勢山入燒痕雖剽舊句不害其佳向見兗州城
樓榜云平野入青以爲此是何語旣而思之乃用子美
東郡趨庭詩第四句而去一徐字也爲之胡盧不已又
一山人家拈杜詩作對聯上句縱飲久拚人共棄而改
下句懶朝爲懶游亦堪噴飯他如王敬美所紀滕王閣
扁訛飛閣流丹爲流舟胡元瑞所紀溫泉亭內五扁盡
用朱晦翁半畝池塘一絕又不勝書矣近日更有可笑

者涿州城外有一太山玉女行宮香火甚盛道士鼎新之涿之城樓懸一舊聯云日邊衝要無雙地天下繁難第一州道士乃用其語爲行宮對曰日邊衝要元君殿天下繁難碧霞宮卽令包老睹之亦必絕倒

太學不文

世所傳納粟監生不能文者司成勒其入試乃自批其卷云因怕如此所以如此仍要如此何苦如此其說久矣偶見唐末韓建爲華州節度使患僧不檢特設僧正不意所擇非人僧徒愈肆建判牒云本置僧正欲要僧正僧旣不正何用僧正使僧自正此與曳白監生暗合

而尙少轉語宜如建所判足之曰直免如此可也近日
各宗藩之設宗正亦然其事柄足以奪親王郡爵之權
其賂遺足以兼長史承奉之入而宗法愈不修韓建所
判無乃似之

王上舍刻木

古來忠孝至性事有可一不可再者如岳武穆渥盡忠
報國于背上豈非真忠至嘉靖間黃久菴尙書綰亦背
刺此四字因被言乃疏以自明遂墮士林笑海卽丁蘭
刻木亦一時感發非後人所宜效顰近日有一松江太
學生王彝則者乃父辛未進士名文炳歿後亦斲乃父

像高數尺具機發動如生人遇通家世契者至卽引與相揖讓已爲怪事至丙申年孝安皇太后升遐王亦製縗冠麻苴被之木人牽以哀臨尤可駭異王久居京師子丙午入北雍亦相往還其木偶未之見而子友沈千秋聖岐往年在京則親睹偶人執喪爲子言子猶未信及問王同鄉數友始知不妄

項四郎

今上乙酉歲有浙東人項四郎名一元者挾貲游太學年少美丰標時吳興臧顧渚懋循爲南監博士與之狎同里兵部郎吳湧瀾仕詮亦朝夕過從歡謔無間臧早

筵第負雋聲。每人成均署。至懸毬子于輿後。或時潛入
中宴。飲時黃儀庭鳳翔爲祭酒。聞其事大怒。露章彈
之。及吳兵部得旨俱外貶。又一年丁亥。內計俱坐不
謹罷斥。南中人爲之語曰。誘童亦不妨。但莫近項郎一
廢兵部。吳再廢國博。臧餘不能悉記。臧多才藝。爲先人
鄉試同年。與屠禮部俱。浙名流同時。因風流罪過。一棄
不收。二公在林下。與子修通門誼。其韻致固晉宋間人
也。

白練裙

頃歲丁酉。馮開之年伯爲南祭酒。東南名士雲集金陵。

時曆長卿年伯久廢新奉恩詔復冠帶亦作寓公慕狹
邪城四兒名文華者先以纏頭往至日具袍服頭踏呵
殿而至踞廳事南面呼姬出拜令寇姬旁侍行酒更作
才語相向次日六院喧傳以爲談柄有江右孝廉鄭豹
先名之文者素以才自命遂作一傳奇名曰白練裙摹
寫屑態狀曲盡時吳下王百穀亦在留都其少時曾眷
名妓馬湘蘭名守貞者馬年已將耳順王則望七矣兩
人尙講衾裯之好鄭亦串入其中僭列醜態一時爲之
紙貴次年李九我爲南少宰署禮部追書肆刻本毀其
板然傳播遠近無算矣予後于都下遇鄭君譽其填詞

之妙鄭面發赤囑子勿再告人

非類效仕宦

士人同榜第者始有年兄弟之稱他不爾也近因主上
久不考選科道其俸滿應行取同咨到部守候者充滿
輦下相與邸中團聚遂亦認同年其事起于戊戌辛丑
以後雖非故事理亦宜然獨有可笑者胥吏輩得一命
而出其同受職者亦刻齒錄稱同年已可駭歎近見闔
宦輩以年兄年弟相呼蓋同時選入內廷者曾聞于中
甫比部談及同邑先達王恭簡公爲南中卿貳時與彼
中一守備大璫席間談次問王何科得第答曰嘉靖丁

未科瑞大喜曰我亦以是年簡進皇城然則與公同年也因講譜籍之誼王慚怒無策後竟以計避之又向年有小唱恣肆得罪司城御史上疏盡數逐去久之稍稍復集人問其何以久不見則曰敝道中人人修潔無奈新進言官風聞言事以致被論出城待罪今公論已明矣一時爲之破顏子頃在都門偶閒步入教坊卽京中所謂本司者至一舊識家則是日適宮掖有喜慶此家正充樂工俳長其艾豸俱應役出矣子問小姬者曰門庭何以寂然對曰家父母並入御前供奉侍宴上壽非暮不還余漫應曰無乃勞苦乎姬曰此敝衙門職掌安

敢言勞今日不過禁中小排當耳若遇內廷大朝會時
卽奴家輩亦率敝同寅走馬待漏贊襄大禮無刻不在
天顏左右也予聞之俯首胡盧不能已真所謂不如此
何以成京師

詩卮

北史紀楊五伴侶詩最拙惡市日傳寫以售人及唐王
氏見聞所紀楊錚秀才故作落韻或醜穢語取人笑玩
裴修卷軸投謁王侯到者無不倒屣雄藩大幕爭馳車
馬迎之竊謂士人無賴作此伎倆餬口真千古罕見乃
有閩之莆田人林少白者刻稿行京師俚拙之極見者

無不噴飯子幼時曾睹其集記其贈一吳中周山人者云蘇州城外有虎邱蘇州城內有老周圖畫張張勝之冕楷書字字叶天球益俱取周姓也其後四句則忘之矣一時公卿貴戚延爲上賓乞其咳唾以博歡笑益無日不飽五侯鯖也其自序云子號少白非少家父白齋也家父不知詩書何足少哉益老母夢太白而生子故號少白以少太白也子疑其詐狂貢媚後聞其人曾爲諸生見斥貧窶無計乃出奇北遊益奸人之尤也孰意楊錚衣鉢直傳此人哉○怪率之詩起于玉州而極于打油釘鉸然而至今傳也我朝道學諸公習爲鄙褻之

調欲以敵詞人徒增其醜耳如莊定山云枝頭鳥點天
機語擔上梅挑太極行及太極圈兒大先生帽子高之
類真堪嘔噦而沾沾自以爲佳句試閱陳白沙及王陽
明唐荆川初年作何等清新整栗有此一字否

野獲編卷二十六終